

三國志

十八

周瑜魯肅呂蒙傳第九

吳書

國志五十四



周瑜字公瑾廬江舒人也從祖父景景子忠皆為

漢太尉

謝承後漢書曰景字仲鄉少以廉能見稱以明學

察孝廉辟公府後為豫州刺史辟汝南陳蕃為別

駕穎州李膺荀組杜密沛國朱寓為從事皆天下英俊之士

也稍遷至尚書令遂登太尉張璠漢紀曰景父榮章和世

為尚書令初景歷位牧守好善愛士每歲舉孝廉延請入上

後堂而家人宴會如此者數四及贈送既備又選用其子弟

常稱曰移臣作子於之何有先是司徒韓演為河內太守在

公無私所舉一辭而已後亦不及其門戶曰我舉若可矣不

令恩備稱一家也當父異洛陽令瑜長壯有姿女貞初

時論者或兩譏焉

孫堅興義兵討董卓徙家於舒堅子策與瑜同年

獨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無

通共瑜從父尚為丹楊太守瑜往省之會策將東

渡到歷陽馳書報瑜瑜將兵迎策策大喜曰吾得

卿計也遂從攻橫江當利皆拔之乃渡擊秣陵破

笮融薛禮轉下湖孰江乘進入曲阿劉繇奔走而

策之衆已數萬矣因謂瑜曰吾以此衆取吳會平

江表傳曰

山越已足卿還鎮丹楊瑜還頃之袁術遣從弟胤

代尚為太守而瑜與尚俱還壽春術欲以瑜為將

瑜觀術終無所成故求為居巢長欲假塗東歸術

聽之遂自居巢還吳是歲建安三年也策親自迎

瑜授建威中郎將即與兵二千騎五十四

策又給瑜鼓吹為治館舍贈賜莫與為此策令曰周公瑾
傳異才而孤有惣角之好骨肉之分如前在舟揚發眾及船
糧以濟大事論德酬瑜時年二十四吳中皆呼為周
功此未足以報者也

瑜時年二十四吳中皆呼為周

即瑜恩信著於廬江出備牛渚後領春穀長頃

之策欲取荊州以瑜為中護軍領江夏太守從攻

皖技之時得橋公兩女皆國色也策自納大橋瑜
納小橋江表傳曰策從容戲瑜曰橋公二女雖復進尋陽破

劉勳討江夏還定豫章廬陵留鎮巴丘日松之案孫

豫章廬陵尚未能得定江夏瑜之所鎮應策于時始得

在今已立縣也與後所平巴丘處不同五年策薨權統

事瑜將兵赴喪遂留吳以中護軍與長史張昭共
掌眾事江表傳曰曹公新破袁紹兵威日盛建安七年下

不能夫權意不欲遣質乃獨將瑜詣母前定議瑜曰昔楚國
初封於荆山之側不滿百里之地繼嗣賢能廣土開境立基

於郢遂據荆陽至於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
兄餘資兼六郡之眾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為銅煮海為

鹽境內富饒人不思亂舟舉帆朝發又與到士風勁勇所向
無敵有旬備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

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便見制於人也極不過一疾印僕

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遣徐

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圖為暴
亂兵猶火也不戰將自焚將軍韜勇抗威以待天命何送質

之有權母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小十一月督
一月耳我視之如子也汝其兄事之遂不送質

孫瑜等討麻保二屯梟其渠帥囚俘萬餘口還備

官亭江夏太守黃祖遺將鄧龍將兵數千人入柴

桑瑜追討擊主虜龍送吳十三年春權討江夏瑜

為前部大督其年九月曹公入荊州劉琮舉眾降

曹公得見水軍船步兵數十萬將士聞之恐懼

延見羣下問以計策議者咸曰曹公豺虎也然託

名漢相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為辭今日拒

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令

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鬪艦乃以

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為長

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眾寡又不可論愚

謂大計不如迎之瑜曰不然操雖託名漢相其實

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杖父兄之烈割據江

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尚當橫行天

下漢家除殘去穢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為

將軍籌之今使北土已安操無內憂能曠日持

以來爭疆場又能與我校勝負於船楫可乎今北

土既未平安加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操後患且

舍鞍馬杖舟楫與吳越爭衝本非中國所長又今

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眾遠涉江湖之間不習

水之必生疾病此數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

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

住夏口保為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

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

尚存孤與老賊動不兩立君三當擊甚與孤台此

天以君授孤也復一日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及曾罷之若

瑜請見曰諸人徒見一書言水步八十一萬石各忍情不復料

其虛實便開此義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

過十五六萬且軍已疲所得表眾亦極七八萬耳尚

疑夫以疲病之卒御軍勿慮權撫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

五萬言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

孤心子布元表諸人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

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地五萬兵難卒合已

三萬人能得戰具俱辨卿與子敬程公使在前發孤當

人衆多載資糧為卿後援卿能辨之者誠決避迨不如意

還就孤孤當與孟德決之臣松之以為建計拒曹公嘗

善盡下時周瑜使魯肅勸權呼瑜瑜使鄒陽還但與曹

同故能共成大勳本傳直云權延見羣下問以計策瑜

衆人之議獨言拒之計了不

時劉備為曹公所破欲

引南渡江與魯肅遇於當陽遂共圖計因進住夏

口遣諸葛亮詣權權遂遣瑜及程普等與備并力

逆曹公遇於赤壁時曹公軍衆已有疾病初一交

戰公軍敗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

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方連船艦首

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數十艘各以

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曹

公欺以欲降

江表傳載蓋書曰蓋受孫氏厚恩常為將帥

山越之人以當中國百萬之衆衆寡不敵海內所共見也東

方將吏無有愚智皆知其不可惟周瑜魯肅偏懷淺識意未

解耳今日歸命是其實計瑜所督領自易摧破交鋒之日蓋

只但恐汝許耳蓋若信實又豫備走舸各繫大船後

當授爵賞超於前後也

因引次俱前曹公軍吏士皆延頸觀望指言蓋降
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岸上營落
頃之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眾軍遂敗退還

保南郡

江表傳曰至戰日蓋先取輕利艦十舫載燔荻枯柴積其中煙以魚膏赤幔覆之建旌旗龍幡於艦

一時東南風急因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蓋舉火白諸校使眾兵齊聲大叫曰降焉操軍人皆出營立觀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往船如箭飛埃絕爛燒盡北船延及岸邊營宇瑜等率輕銳尋繼其後雷鼓大進北軍大壞曹公退備與瑜等復共追曹公留曹仁等守江陵城徑

自此歸瑜與程普又進南郡與仁相對各隔大江

兵未交鋒

吳錄曰備謂瑜云仁守江陵城城中糧多足為相為從夏水入葦仁後仁聞瑜即遣甘寧前據夷陵仁

吾入必丈瑜以二千人益之

吳志卷九

五

分兵騎別攻圍寧寧告急於瑜瑜用呂蒙計留凌

統以守其後身與蒙上救寧寧圍既解乃渡屯北

岸克期大戰瑜親跨馬櫟陣會流矢中右脅瘡甚

便還後仁聞瑜卧未起勒兵就陣瑜乃自興案行

軍營激揚吏士仁由是遂退權拜瑜偏將軍領南

郡太守以下雋漢昌劉陽州陵為奉邑屯據江陵

劉備以左將軍領荊州牧治公安備詣京見權瑜

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

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三盛

為年長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

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
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
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以曹公在北方當廣擊
英雄又恐備難卒制故不納是時劉璋為益州牧
外有張魯寇侵瑜乃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新折衄
方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乞與奮威
俱進取蜀得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好
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賊操北方可
圖也權許之瑜還江陵為行裝而道於巴丘病卒

臣松之案瑜欲取蜀還江陵治嚴所卒之處應在今之巴陵與前所鎮巴丘名同處異也時年三十六

六十一

三十九

六

六

權素服舉哀感慟左右喪當還吳又迎之蕪湖衆
事費度一為供給後著令曰故將軍周瑜程普其
有人客皆不得問初瑜見友於策太妃又使權以
兄奉之是時權位為將軍諸將賓客為禮尚簡而
瑜獨先盡敬便執臣節性度恢廓大率為得人惟
與程普不睦江表傳曰普頗以年長數陵侮瑜折節容
日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時人以其謙讓服人如
此初曹公聞瑜年少有美才謂可游說動也乃密下揚州遣
九江將幹往見瑜幹有儀容以才辯見稱獨步江淮之間莫
與為對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
翼良苦遠涉江湖為曹氏作說客邪幹曰吾與足下州里中
間別隔遇聞芳烈故來敘闊并觀雅規而云說客無乃逆詐
乎瑜曰吾雖不及蔓曠聞弦賞音足知雅曲也因延幹入
設酒食畢遣之曰適吾有密事且出就館事了別自相請

三日瑜請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械訖還宴飲示
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
託君臣之義以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其之假使蘇張
更生酈粲復出猶撫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幼生所能移乎
幹但笑終無所言幹還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間中州之
士亦以此多之劉備之自京還也權乘飛雲大舡與張昭秦
松魯肅等十余人共追送之大宴會叙別昭肅等先出權獨
與備留語因言次歎瑜曰公瑾文武籌略畧萬人之英頌其器
量廣大恐不久為人臣耳瑜之破魏軍也曹公曰孤不羞走
後書與權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燒舡自退橫使周瑜虛
獲此名瑜威聲遠著故曹公劉備咸欲疑諸之及平權流涕
曰公瑾有王法之資今忽短命孤何賴哉後權稱尊號謂公
卿曰孤非周公瑾一不帝矣瑜少精意於音樂雖三爵之後其有闕
誤瑜必知之知之必顧故時人謠曰曲有誤周郎
顧瑜兩男一女女配太子登男循尚公主拜騎都
尉有瑜風早卒循弟胤初拜興業都尉妻以宗女
授兵千人屯公安黃龍元年封都鄉侯後以罪徙
廬陵郡赤烏二年諸葛瑾步騭連名上疏曰故將
軍周瑜子胤昔蒙粉飾受封為將不能養之以福
思立功效至縱情欲招速罪辟臣竊以瑜昔見寵
任入作心膂出為爪牙銜命出征身當矢石盡節
用命視死如歸故能摧曹操於烏林走曹仁於鄆
都揚國威德華夏是震秦越爾蠻荆莫不賓服雖周
之方叔漢之信布誠無以尚也夫折衝扞難之臣
自古帝王莫不貴重故漢高帝封爵之誓曰使黃
河如帶太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黃齊由以丹書

重以盟詛藏于宗廟傳于無窮欲使功臣之後世
世相踵非徒子孫乃關苗裔報德明功勤勤懇懇
如此之至欲以勸戒後人用命之臣死而無悔也
况於瑜身沒而未久而其子胤降為匹夫益可悼
傷竊惟陛下欽明稽古隆於興繼為胤歸訴乞勾
餘罪還兵復爵使失旦之雞復得一鳴抱罪之臣
展其後效權答曰腹心舊勳與孤協事公瑾有之
誠所不忘昔胤年少初無功勞橫授精兵爵以侯
將蓋念公瑾以及於胤也而胤恃此酗淫自恣前
後告喻曾無悔改孤於公瑾義猶二君樂胤成就
豈有已哉迫胤罪惡未宜便還且欲苦之使自知
耳今二君勤勤援引漢高河山之誓孤用恧然雖
德非其疇猶欲庶幾事亦如爾故未順言以公瑾
之子而二君在中閒苟使能改亦何患乎瑾隲表
比上朱然及全琮亦俱陳乞權乃許之會胤病死
瑜兄子峻亦以瑜元功為偏將軍領吏士千人峻
卒全琮表峻子護為將權曰昔走曹操拓有荊州
皆是公瑾常不忘之初聞峻亡仍欲用護聞護性
行危險用之適為作禍故便止之孤念公瑾豈有
已乎

魯肅字子敬臨淮東城人也生而失父與祖母居家富於財性好施與爾時天下已亂肅不治家事大散財貨標賣田地以賑窮弊結士為務甚得鄉邑歡心周瑜為居巢長將數百人故過候肅并求資糧肅家有兩困米各三千斛肅乃指一困與周瑜瑜益知其奇也遂相親結定僑札之分袁術聞其名就署東城長肅見術無綱紀不足與之事乃攜老弱將輕俠少年百餘人南到居巢就瑜瑜之東渡因與同行吳書曰肅體兵魁奇少有壯節好為奇計衣食往來南山中射獵陸相部勒講武習兵父老咸曰魯氏世衰乃至此狂兒後雄傑並起中州擾亂肅乃命其屬曰中

國失綱寇賊橫暴淮泗間非遺種之地吾聞江東沃野萬里民富兵彊可以避害寧肯相隨俱至樂土以觀時變乎其屬皆從命乃使細弱在前強壯在後男女三百餘人行州追騎至肅等徐行勒兵持滿謂之曰卿等丈夫當解大數今日天下兵亂有功弗賞不追無罰何為相偏乎又自植盾引弓射之矢皆洞貫騎既嘉肅言且度不能制乃相率還肅度江往見策策亦雅奇之留家曲阿會祖母亡還葬東城劉子揚

與肅友善遺肅書曰方今天下豪傑並起吾子姿才尤宜今日急還迎老母無事滯於東城近鄭寶者今在巢湖擁眾萬餘處地肥饒廬江間人多依就之况吾徒乎觀其形勢又可博集時不可失足下速之肅荅然其計葬畢還曲阿欲北行會瑜已徙肅母到吳肅具以狀語瑜時孫策已薨權尚壯

吳瑜謂肅曰昔馬援荅光武云當今之世非但君
擇臣臣亦擇君今主人親賢善卒納竒錄異且吾
聞先哲祕論承運代劉氏者必興于東南推步事
勢當其歷數終構帝基以協天待是烈士攀龍附
鳳馳騫之秋吾方達此足下不須以子揚之言介
意也肅從其言瑜因薦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
以成功業不可令去也權即見肅與語甚悅之衆
賓罷退肅亦辭出乃獨引肅還合榻對飲因密議
曰今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孤承父兄餘業思有桓
文之功君既惠顧何以佐之肅對曰昔高帝區區
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爲害也今之曹操
猶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爲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
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爲將軍計惟有鼎足江
東以觀天下之釁規模如此亦自無嫌何者北方
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
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
之業也權曰今盡力一方冀以輔漢耳此言非所
及也張昭非肅謙下不足頗訾毀之云肅年少麤
疎未可用權不以介意益貴重之賜肅母衣服婢
帳居處雜物富擬其舊劉表死肅進說曰夫荆楚

與國鄰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內阻山陵有
之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
資也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輯睦軍中諸將各有
此加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
能而不能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
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
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
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
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為操所先
遣肅行到夏口聞曹公已向荆州晨夜兼道

飲三卷
失九

十一

南郡而表子琮已降曹公備惶遽奔走欲南渡
肅徑迎之到當陽長阪與備會宣騰權旨及時
東疆固勸備與權併力備甚歡悅時諸葛亮與
相隨肅謂亮曰我子瑜友也即共定交備遂到

口遣亮使權肅亦反命

臣松之案劉備與權併力是中國皆肅之本謀又語諸

曰我子瑜友也則亮已亟聞肅言矣而蜀書亮傳云亮
橫之略說權權乃大喜如此計始出於亮若二國史官
記所聞競欲稱揚本國容美各取其功今此會權得曹
二善同出一人而外互若此非載述之體也會權得曹

欲東之問與諸將議皆勸權迎之而肅獨不言
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
言肅對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

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

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

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

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願早定大計莫用衆人

之議也權歎息曰此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

開大計正與孤同此天以卿賜我也魏書及九州春秋曰曹公征荆

州孫權大懼魯肅實欲勸權拒曹公乃激說權曰彼曹公者實嚴敵也新并袁紹兵馬其精乘戰勝之威伐喪亂之國克

可以必也不如遣兵助之且送將軍家詣鄴不然將危權大怒欲斬肅肅因曰今事已急即有他圖何不遣兵助劉備而發

斬我乎權然之乃遣周瑜助備孫盛曰吳書及江表傳魯肅一見孫權便說拒曹公而論帝王之略劉表之死也又請

使觀變無緣方復激說勸迎曹公也又是時勸迎者衆而云獨欲斬肅非其論也時周瑜受使至

鄱陽肅勸追召瑜還遂任瑜以行事以肅為贊軍

校尉助畫方略曹公破走肅即先還權大請諸將

迎肅肅將入閣拜權起禮之因謂曰子敬孤持鞍

下馬相迎足以顯卿未肅趨進曰木也衆人聞之

無不愕然就坐徐舉鞭言曰願至尊威德加乎四

海揔括九州克成帝業更以安車軟輪徵肅始當

顯耳權撫掌歡笑後備詣京見權求都督荊州惟

肅勸權借之共拒曹公漢晉春秋曰呂範勸留肅肅曰不可將軍雖神武命世然曹公

威力實重初臨荊州恩信未洽宜以借備使無安曹公聞

之多操之敵而自為樹黨計之上也權即從之權

以上地業備方作書落筆於地周瑜病因上疏

三當今天下方有事行是瑜乃心夙夜以憂願至
尊先慮未然然後康樂今既與曹操為敵勢備迫
在公安邊境密邇百姓未附宜得良將以鎮撫之
魯肅智略足任乞以代瑜瑜隕路之日所懷盡矣

江表傳載初瑜疾困與權牋曰瑜以凡才昔受討逆殊特之
遇委以腹心遂荷榮任統御於馬志執鞭弭自效戎行規定
巴蜀次取襄陽憑賴威靈若任權至以不謹道遇暴疾時
自醫瘳日如無損人生有死倍知命矣誠不足惜但恨臨志
未展不復奉教命耳方今曹公在北疆場未靜劉備寄寓有
似養虎天下之事而未知然始此朝士肝食之秋至尊垂意
之日也魯肅忠烈臨事不省可以代瑜人之將死其言也言
儻或可採瑜死不朽矣案此牋與本所載意旨雖同其辭
耳即拜肅奮武校尉代瑜領兵瑜士眾四千餘人

本邑四縣皆屬焉今程普領南郡太守肅初住江

十一

陵後下屯陸口威恩大行眾增萬餘人拜漢昌太
守偏將軍十九年從權破皖城轉橫江將軍先是
益州牧劉璋綱維頗弛周瑜甘寧並勸權取蜀權
以咨備備內欲自規乃偽報曰備與璋託為宗室
其憑英靈以匡漢朝今璋得罪左右備獨竦懼非
所敢聞願加寬貸若不獲請備當放髮歸於山林
後備西圖璋留關羽守權曰猾虜乃敢挾詐及羽
與肅鄰界數生狐疑疆場紛錯肅常以歡好撫之
備既定益州權求長沙零桂備不承旨權遣呂蒙
率眾進取備聞自還公安遣羽平三郡肅在益陽

與羽相拒肅邀羽相見各駐兵馬百步上但諸將
軍單刀俱會肅因責數羽曰國家區區本以土地
借卿家者卿家軍敗遠來無以為資故也今已得
益州既無奉還之意但求三郡又不從命語未空
竟坐有一人曰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
謂厲聲呵之辭色甚切羽操刀起謂曰此自國家
事是人何知目使之去

吳書曰肅欲與羽會語諸將疑
恐有變議不可往肅曰今日之
事宜相開辭劉備負國是非未決羽亦何敢率飲干命乃
就羽羽曰為林之役左將軍身在行間寢不脫介勦力破魏
豈得徒勞無一塊壤而足下來欲收地耶肅曰不然始與豫
州觀於長阪豫州之衆不當一校計窮慮極志勢摧弱圖欲
奪冀望不及此主上矜矜豫州之身無有處所不受土地士
之力使有所庇靡以齊其患而豫州私獨飾情行德墮好

已藉手於西州矣又欲剪并荆州之土斯蓋凡夫所不忍
行而况整領人物之主乎肅聞貪而棄義必為禍階言子屬
當重臣嘗不能明道處分以義輔時而負特弱
來以圖古事師曲為老將何獲濟用無以答
水為界於是罷軍肅年四十六建安二十二年立權

為舉哀又臨其葬諸葛亮亦為發哀
吳書曰肅為人
方嚴寡於玩飾

內外節儉不務俗好治軍整頓禁令必行雖在軍陣手不釋
卷又善談論能屬文辭思度弘迷有過人之明周瑜之後肅
之為權稱尊號臨壇顧謂公卿曰昔魯子敬嘗道
此可謂明於事勢矣肅遺腹子淑既壯濡須督張
承謂終當到至永安中為昭武將軍都亭侯武昌
督建寧中假節遷夏口督所在嚴整有方幹鳳皇

三年卒平陸龍襄爵領兵馬

呂蒙字子明汝南富陂人也少南渡依姊夫鄧當當爲孫策將數討山越蒙年十五六竊隨當擊賊當顧見大驚呵叱不能禁止歸以告蒙母母志欲罰之蒙曰貧賤難可居晚誤有功富貴可致且不探虎穴安得虎子母哀而舍之時當職吏以蒙年小輕之曰彼豎子何能爲此欲以肉餒虎耳他日與蒙會又虫辱之蒙大怒引刀殺吏出走逃邑子鄭長家出因校尉袁雄自首承間爲言策召見奇之引置左右數歲鄧當死張昭薦蒙代當拜別部司馬權統事料諸小將兵少而用薄者欲并合之蒙

弘治三年

卷之九

十五

陰賒賞爲兵作絳衣行滕及簡日陳列赫然兵人練習權見之大悅增其兵從討丹楊所向有功拜平北都尉領廣德長從征黃祖祖令都督陳就逆以水軍出戰蒙勒前鋒親梟就首將士乘勝進攻其城祖聞就死委城走兵追禽之權曰事之克由陳就先獲也以蒙爲橫野中即將賜錢千萬是歲又興周瑜程普等西破曹公於烏林圍曹仁於南郡益州將襲肅舉軍來附瑜表以肅兵益益蒙蒙盛稱肅有膽用且慕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奪也權善其言還肅兵瑜使甘寧前據夷陵曹仁分衆

圍寧寧困志使使請救諸將以兵少不足分度
瑜普曰留凌公績蒙與君行解圍釋急勢亦不久
蒙保公績能十日守也又說瑜分遣三百人柴斷
險道賊走可得其馬瑜從之軍到夷陵即日交戰
所殺過半敵夜遁去行遇柴道騎皆舍馬步走兵
追蹙擊獲馬三百匹方船載還於是將士形勢自
倍乃渡江立屯與相攻擊曹仁退走遂據南郡撫
定荊州還拜偏將軍領尋陽令魯肅代周瑜當之
陸口過蒙屯下肅意尚輕蒙或說肅曰呂將軍功
名日顯不可以故意待也君宜顧之遂往詣蒙酒

二八〇

三六八

一六

八

酣蒙問肅曰君受重任與關羽為鄰將何計略以
備不虞肅造次應曰臨時施宜蒙曰今東西雖為
一家而關羽實熊虎也計安可不豫定因為肅畫
五策肅於是越席就之拊其背曰呂子明吾不知
卿才略所及乃至於此也遂拜蒙母結友而別表

傳曰初權謂蒙及蔣欽曰卿今並當掌事三學問以自開
益蒙曰在軍中常苦多務恐不容復讀書權曰孤豈欲卿治
經為博士邪但當令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少
時歷詩書禮記左傳國語惟不讀易至統事以來省三史諸
家兵書白以為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學必得之寧
當不為乎宜急讀孫子六韜左傳國語及三史孔子言終日
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光武當兵馬之務手不
釋卷孟德亦自謂老而好學卿何獨不自勉勗邪蒙始就學
篤志不倦其所覽見舊儒不勝後魯肅上代周瑜過蒙言
議常欲受屈肅拊蒙背曰吾謂大弟但有武略耳至於今者

孫識英博非復吳下阿蒙蒙
元今論何一稱穰侯乎兄今
別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

孫新入長而好學讀左傳略皆上
口便亮有雉氣然性頗自
為好陵人今與為對當有單復以卿待之密為肅陳三策肅

可受之祕而不宣權常歎曰人長而進益如呂蒙蔣欽蓋不
可及也富貴榮顯更能折節好學耽悅書傳輕財尚義所行

可迹亦作國時蒙與成當宋定徐顧屯次比近二將
士不亦休乎

死于弟幼弱權悉以兵并蒙蒙固辭陳啓顧等皆
勤勞國事子弟雖小不可廢也書三上權乃聽蒙

於是又為擇師使輔導之其操心率如此魏使廬
江謝奇為蘄春典農屯皖田卿數為邊寇蒙使人

誘之不從則伺隙襲擊奇遂縮退其部伍孫子才
宋豪等皆攜負老弱詣蒙降後從權拒曹公於濡

須數進奇計又勸權來水口立塢所以備御甚精
美錄曰灌欲作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為

曹公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難處賊步諸人不服及
不其得入船乎曹公不能下而退曹公遣朱光為廬

江太守屯皖大開稻田又令間人招誘鄱陽賊帥
使作內應蒙曰皖田肥美若一收孰彼眾必增如

是數歲操能見矣宜日十除之乃具陳其狀於是權
親征皖引見諸將問以計策吳書曰諸將皆勸作土山

及三山必懸曰乃成城備以備外救必至不可圖也且乘雨
水以入若留經日水必向無還道艱難蒙竊危之今觀此城

不能甚固以三軍銳氣四面並攻不移
時可拔及水以歸全勝之道也權從之

蒙乃薦甘寧在
升城督督攻在前蒙以精銳繼之侵晨進攻蒙主

升城督督攻在前蒙以精銳繼之侵晨進攻蒙主

升城督督攻在前蒙以精銳繼之侵晨進攻蒙主

升城督督攻在前蒙以精銳繼之侵晨進攻蒙主

升城督督攻在前蒙以精銳繼之侵晨進攻蒙主

升城督督攻在前蒙以精銳繼之侵晨進攻蒙主

執枹鼓士卒皆騰踊自升食時破之既而張遼五
夾石聞城已拔乃退權嘉其功即拜廬江太守所
得人馬皆分與之別賜尋陽屯田六百戶官屬三
十人蒙還尋陽未期而廬陵賊起諸將討擊不能
禽權曰鷲鳥累百不如一鴉復令蒙討之蒙至誅
其首惡餘皆釋放復爲平民是時劉備令關羽鎮
守襄有荆土權命蒙西取長沙零桂三郡蒙移書
二郡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而備
自蜀親至公安遣羽爭二郡權命住陸口使普肅
萬人屯益陽拒羽而非書乃蒙使捨零陵急還助

肅初蒙既定長沙當之零陵過鄱載南陽鄧玄之
玄之者郝普之舊也欲令誘普及被書當還蒙祕
之夜召諸將授以方略晨當攻城顧謂玄之曰郝
子太聞世間有忠義事亦欲爲之而不知時也左
將軍在漢中爲夏侯淵所圍關羽在南郡今至尊
身自臨之近者破樊本屯救鄢逆爲孫規所破此
皆目前之事君所親見也彼方首尾倒懸救死不
給豈有餘力復營此哉今吾士卒精銳人思致命
至尊遣兵相繼於道今子以旦夕之命待不可望
之救猶牛蹄中魚冀賴江漢其不可恃亦明矣若

子太必能一士卒之心保孤城之守尚能稽延旦
夕以待所歸者可也今吾計力度慮而以攻此曾
不移日而城必破城破之後身死何益於事而令
百歲老母戴白受誅豈不痛哉度此家不得外問
謂援可恃故至於此耳君可見之為陳禍福玄之
見普具宣蒙意普懼而聽之玄之先出報蒙普尋
後當至蒙豫勅四將各選百人普出便入守城門
須臾普出蒙迎執其手與俱下船語畢出書示之
因拊手大笑普見書知備在公安而羽在益陽慙
恨入地蒙留孫河委以後事即日引軍赴益陽劉

備請盟權乃歸普等割湘水以零陵還之以尋陽
陽新為蒙奉邑師還遂征合肥既徹兵為張遼等
所襲蒙與凌統以死扞衛後曹公又大出濡須權
以蒙為督據前所立塢置疆營萬張於其上以拒
曹公曹公前鋒屯未就蒙攻破之曹公引退拜蒙
左護軍虎威將軍魯肅卒蒙西屯陸口肅軍人馬
萬餘盡以屬蒙又拜漢昌太守食下雋劉陽漢昌
州陵與關羽分土接境知羽驍雄有并兼心且居
國上流其勢難久初魯肅等以為曹公尚存禍難
始構宜相輔協與之同仇不可失也蒙乃密陳計

策曰今征虜守南郡潘璋在白帝蔣欽將游兵萬人循江上下應敵所在蒙爲國家前據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東向者以至尊聖明蒙等尚存也今不於疆壯時圖之一旦僵仆欲復陳力其可得邪權深納其策又聊復與論取徐州意蒙對曰今操遠在河北新破諸袁撫集幽冀未暇東顧徐土守兵聞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勢陸通驍騎所騁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後旬必來爭雖以七八萬人守之猶當懷憂不如取羽全

三十一
吳志九
十
補

據長江形勢益張權尤以此言爲當及蒙代肅初至陸口外倍脩恩厚與羽結好後羽討樊留兵將備公安南郡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衆還建業以治疾爲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遂稱病篤權乃露檄召蒙還陰與圖計羽果信之稍撤兵以赴樊魏使于禁救樊羽盡禽禁等入馬數萬託以糧乏擅取湘關權聞之遂行先遣蒙在前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鱗艦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

人服晝夜兼行至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

故羽不聞知遂到南郡士仁麋芳皆降吳書曰將軍士仁在公安

拒守蒙令虞翻說之翻至城門謂守者曰吾欲與汝將軍語仁不肯相見乃為書曰明者防禍於未萌智者圖患於將來

知得知火可與為人知存知亡足別吉凶大軍之行斥候不及拖烽火不及舉此非天命必有內應將軍不先見時時至

又不應之獨守紫帶之城而不降死戰則毀宗成祀為天下

譏笑呂虎威欲徑到南郡斷絕陸道生路一塞紫其地形將軍為在其古上耳奔走不得免降則失義竊為將軍不安幸

熱思馬仁得書源涕而降蘇謂蒙曰此譏兵也當將仁行留

兵臨城遂將仁至南郡南郡太守糜芳城守蒙以仁示之遂

降吳錄曰初南郡城中失火頗焚燒軍器羽以責芳芳內畏

懼權聞而訪之芳潛相和蒙入據城盡得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

麾下士是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官鎧雖

弘治三年人志九二十一

公蒙猶以為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而廢法遂垂

涕斬之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蒙旦暮使親近

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疾病者給醫藥飢寒者賜衣

糒羽府藏財寶皆封閉以待權至羽還在道路數

使人與蒙相聞蒙輒厚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

問或手書示信羽人還私相叅訊咸知家門無恙

見待過於平時故羽吏士無關心會權尋至羽自

知孤窮乃走麥城西至漳鄉眾皆委羽而降權使

朱然潘璋斷其徑路即父子俱獲荊州遂定以蒙

為南郡太守封孱陵侯江表傳曰權於公安大會呂蒙以疾辭權笑曰禽羽二功乎明

謀也。今大功已捷，慶賞未行，豈是色邪？乃增給步騎鼓吹，勅選虎威將軍官屬并南郡廬江二郡威儀拜畢，選營兵馬導從前後鼓吹，光耀于路。賜錢一億，黃金五百斤。蒙固辭金錢，權

不許封爵。未下會，蒙疾發，權時在公安，迎置內殿，所以治護者萬方。募封內有能愈蒙疾者，賜千金。時有鍼加權為之，慘感欲數見其顏色，又恐勞動，常穿壁瞻之。見小能下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然，則咄喑，夜不能寐。病中瘳，為下赦，令群臣畢賀。後更增篤，權自臨視，命道士於星辰下為之請命。年四十二，遂卒於內殿。時權哀痛甚，為之降損。蒙未死時，所得金寶諸賜盡付府藏，勅主者命絕之日

五治三三

六五九

七二

皆上還喪事務，約權聞之，益以悲感。蒙少不脩書傳，每陳大事，常口占為牋，疏常以部曲事為江夏太守蔡遺所白，蒙無恨意。及豫章太守顧卽卒，權問所用，蒙因薦遺奉職。佳吏，權笑曰：君欲為祁奚耶？於是用之。甘寧、麇暴好殺，既嘗失蒙意，又時違權令，權怒之。蒙輒陳請，天下未定，鬪將如寧，難得，宜容忍之。權遂厚寧，卒得其用。蒙子霸襲爵，時與守冢三百家，復田五十頃。霸卒，兄琮襲侯，琮卒，弟權嗣。孫權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蒙曰：公瑾、雄烈，膽略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荊州，邈焉難繼。

君今繼之公瑾昔要子敬來東致達於孤孤與宴
語便乃大略帝王之業此一快也後孟德因獲劉
琮之勢張言方率數十萬衆水步俱下孤普請諸
將咨問所宜無適先對至子布文表俱言宜遣使
脩檄迎之子敬即駁言不可勸孤急將公瑾付任
以衆逆而擊之此二快也且其決計策意出張蘇
遠矣後雖勸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損其
二長也周公不求備於一人故孤忘其短而貴其
長常以比方鄧禹也一子明少時孤謂不辭劇易
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學問開益籌略奇至可

以次於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耳圖取關羽勝
於子敬子敬答孤書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羽不
足忌此子敬內不能識外為大言耳孤亦怒之不
苟責也然其作軍屯必不失令行禁止部界無廢
負路無拾遺其法亦公火也

評曰曹公乘漢相之次兵挾天子而掃羣桀新盪荆
城仗威東夏下時議者莫不疑二周瑜魯肅建獨
斷之明出衆人之表宦奇才也呂蒙勇而有謀斷
識軍計譎郝普禽關羽取其妙者初雖輕果妄殺
終於克己有國士之具豈徒武將而已乎孫權之

論優劣允當故載錄焉

周瑜魯肅呂蒙傳第九

吳書

國志五十四

吳書

國志五十四

周瑜魯肅呂蒙傳第九

周瑜魯肅呂蒙傳第九

種黃韓蔣周陳董甘凌徐潘丁傳第十

吳書

國志五十五

普字德謀右北平土垠人也初為州郡吏有容
計略善於應對從孫堅征伐討黃巾於宛鄧破
卓於陽人攻城野戰身被創夷堅薨復隨孫策
淮南從攻廬江拔之還俱東渡策到橫江當利
張英于麋等轄下秣陵湖熟句容曲阿普皆有
增兵二千騎五十四進破烏程石木波門陵傳
檣普功為多策入會稽以普為吳郡都尉治錢
後徙丹楊都尉居石城復討宣城涇安吳陵陽
諸賊皆破之策嘗攻祖郎大為所圍普與一
共蔽扞策驅馬疾呼以矛突賊賊披策因隨出
拜盪寇中郎將領零陵太守從討劉勳於尋陽
進攻黃祖於沙羨還鎮石城策薨與張昭等共輔
孫權遂周旋三郡平討不服又從征江夏還過豫
章別討樂安樂安平定代太史慈備海昏與周瑜
為左右督破曹公於烏林又進攻南郡走曹仁拜
裨將軍領江夏太守治沙羨食四縣先出諸將普
最年長時人皆呼程公性好施與喜士大夫周瑜
卒代領南太守權分荊州與劉備普復還領江夏

夏遷盪寇將軍卒

吳書曰普殺叛者數百人皆權稱

尊號追論普功封子咨為亭侯

黃蓋字公覆零陵泉陵人也

吳書曰故南陽太守黃子廉之後也枝葉分離自祖

遷于零陵遂家焉蓋少孤嬰丁凶難苦備嘗然有壯志初雖處貧賤不自同於凡庸常以負薪餘閑學書疏講兵事初

為郡吏察孝廉辟公府孫堅舉義兵蓋從之堅南

破山賊北走董卓拜蓋別部司馬堅薨蓋隨策及

權環甲周旋蹈刃屠城諸山越不賓有寇難之縣

輒用蓋為守長石城縣吏特難檢御蓋乃署兩掾

分主諸曹教曰今長不德徒以武功為官不以文

吏為稱今賊寇未平有軍旅之務一以文書委付

兩掾當檢攝諸曹糾擿謬誤兩掾所署事入諾出

若有茲欺終不加以鞭杖宜各盡心無為眾先初

皆怖威夙夜恭職久之吏以蓋不視文書漸容入

事蓋亦嫌外懈怠時有所省各得兩掾不奉法數

事乃悉請諸掾吏賜酒食因出事詰問兩掾辭屈

皆叩頭謝罪蓋曰前已相勅終不以鞭杖相加非

相欺也遂殺之縣中震慄後轉春穀長尋陽令凡

守九縣所在平定遷丹楊都尉抑疆扶弱山越懷

附蓋姿貌嚴毅善於養眾每所征討士卒皆爭

為先建安中隨周瑜拒曹公於赤壁建策火攻語

為先建安中隨周瑜拒曹公於赤壁建策火攻語

在瑜傳

吳書曰赤壁之役蓋為沫矢所中時寒水為吳軍人所得不知其蓋也置廁牀中

蓋自疆以一声呼韓當當聞之曰此公拜武鋒中覆声也向之垂涕解易其衣遂以得生

即將武陵蠻夷反亂攻守城邑乃以蓋領太守時

郡兵才五百人自以不敵因開城門賊半入乃擊

之斬首數百餘皆奔走盡歸邑落誅討魁帥從附

從者赦之自春訖夏寇亂盡平諸幽邃巴醴由誕

邑侯君長皆改操易節奉禮請見郡境遂清後長

沙益陽縣為山賊所攻蓋又平討加偏將軍病卒

于官蓋當官決斷事無留滯國人思之

吳書曰又圖畫蓋形

四時祠祭及權踐祚追論其功賜子柄爵關內侯

韓當字義公遼西令支人也

令音郎反支音戶兒反以便弓馬

有膂力幸於孫堅從征伐周旋數犯危難陷敵擒

虜為別部司馬

吳書曰

及孫策東渡從討三郡遷先登校尉授兵一千騎

五十匹從征劉勲破黃祖還討鄱陽領樂安長山

越畏服後以中郎將與周瑜等拒破曹公又與呂

蒙襲取南郡遷偏將軍領永昌太守宜都之役與

陸遜朱然等共攻蜀軍於涿鄉大破之徙威烈將

軍封都亭侯曹真攻南郡當保東南在外為帥厲

將士同心固守又敬望督司奉遵法令權善之黃

私治三年

文志一

三

改易帷帳妻妾衣服悉皆錦綺初欽屯宣城嘗討
豫章賊蕪湖令徐盛收欽屯走表斬之權以欽在
遠不許盛由是自嫌於欽曹公出濡須欽與呂蒙
持諸軍節度盛常畏欽因事害己而欽每稱其善
盛既服德論者美江表傳曰權謂欽曰盛前白卿卿今
舉盛以爲慕所矣邪欽對曰臣聞公舉
不挾私怨盛之勤疆有器用好萬人督也今大權
事未定臣當助國於才豈敢挾私恨以蔽賢乎權嘉之權
討關羽欽督水軍入沔還道病卒權素服舉哀以
蕪湖民二百戶田二百頃給欽妻子子壹封宣城
侯領兵拒劉備有功還赴南郡與魏文戰臨陣卒
壹無子弟休領兵後有罪失業

卷一百一十五

五

五

五

周泰字幼平九江下蔡人也與蔣欽隨孫策爲左
右服事恭敬數戰有功於東入會稽署別部司馬授兵
權愛其爲人請以自給策討六縣山賊權住宣城
使士自衛不能千人意尚忽略不治圍落而山賊
數千人卒至權始得上馬而賊鋒刃已交於左右
或斫中馬鞍衆莫能自定惟泰奮激投身衛權膽
氣倍人左右由泰並能就戰賊既解散身被十二
創良久乃蘇是日無表亦權幾危殆策深德之補春
穀長後從攻皖及討江夏還過豫章復補宜春長
所在皆食其征賦從討黃祖有功後與周瑜程普

拒曹公於赤壁攻曹仁於南郡荊州平定將兵屯
岑曹公出濡須秦復赴擊曹公退留督濡須拜平
虜將軍時朱然徐盛等皆在所部並不伏也權特
為案行至濡須鄣因會諸將大為酣樂權自行酒
到秦前命秦解衣權手自拍其創痕問以所起秦
輒記昔戰鬪處以對畢使復服歡譙極夜其明日
遣使者授以御蓋江表傳曰權把其臂因流涕交連字
之曰幼平卿為孤兄弟戰如能虎不
惜軀命彼則數十虜如劉璋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
恩委卿以廷馬之重乎卿吳之功臣孤當與卿同榮辱等
休戚咸平意快為之勿以寒門自退也即勅以已嘗所用
御贖青纒蓋賜之坐羅仕駕使秦以兵馬導從出鳴鼓角
作鼓於是盛等乃伏後權破關羽欲進圖蜀拜秦

大志一

二

漢中太守奮威將軍封陵陽侯黃武中卒子邵以
騎都尉領兵曹仁出濡須戰有功又從攻破曹休
進位裨將軍黃龍二年卒弟承領兵襲侯

陳武字子烈廬江松滋人孫策在壽春武往脩謁
時年十八長七尺七寸因從渡江征討有功拜部
司馬策破劉勳多得廬江人料其精銳乃以武為
督所向無前及權統事轉督五校仁厚好施鄉里
遠方客多依託之尤為權所親愛數至其家累有
功勞進位偏將軍建安二十年從擊合肥奮命戰
死權哀之自臨其葬江表傳曰權命以其妻殉葬
後客二百家孫盛曰昔三良

從柔穆帥以... 在... 妻既出村回以之僵仆揭... 如此之效也權抄討任術以主從死世祿之從不亦宜乎

子脩有武風年十九擢召見獎厲拜別部司馬授兵五百人時諸將新兵多有逃叛而脩撫循得意不失一人權奇之拜為校尉建安末追錄功臣後封脩都亭侯為解煩督黃龍元年卒諡字之與武庶子也少知名與諸葛恪顧譚張休等並侍東宮皆共親友尚書暨豔亦與表善後豔遇罪時人咸自營護信厚言薄表獨不然士以此重之徙大子中庶子拜翼正都尉兄脩亡後表母不肯事脩母表謂其母曰兄不幸早亡表統家事當奉嫡母

母若能為妾屈情承順嫡母者是至願也若母不能直當別居耳表於大義公正如此由是二母感寤雍穆永以父死敵場求用為將領兵五百人表欲得戰士之力傾意接待士皆愛附樂為用命時有盜官物者疑無難士施明明素壯悍收考極毒惟死無辭廷尉以聞權以表能得健兒之心詔以明付表使自以意求其情實表便破械沐浴易其衣服厚誤酒食歡以誘之明乃首服具列支黨表以狀聞權奇之欲全其名特為赦明誅戮其黨遷表為無難左部督封都亭侯以繼舊爵表皆陳讓乞

以傳脩子延權不許嘉禾三年諸葛恪領丹陽太
守討平山越以表領新安都尉與恪參勢初表所
受賜復人得二百家在會稽新安縣表簡視其人
皆堪好兵乃上疏陳讓乞以還官充足精銳詔曰
先將軍有功於國國家以此報之卿何得辭焉表
乃稱曰今除國賊報父之仇以人為本空枉此勁
銳以為僮僕非表志也皆輒料取以充部位所在
以聞權甚嘉之下郡縣料正六羸民以補其處表
在官三年廣開降納得兵萬餘人事捷當出會鄱
陽民吳遽等為亂攻沒城郭屬縣搖動表便越界
赴討遽以破敗遂降陸遜拜表備將軍進封都鄉
侯北屯章陵年三十四卒家財盡於養士死之日
妻子露立太子登為起屋宅子教年十七拜別部
司馬授兵四百人教卒脩子延復為司馬代教延
弟永將軍封侯始施明感表自變行為善遂成健
將致位將軍

董襲字元代會稽餘姚人長八尺武力過人

謝承漢書稱襲

志節慷慨

武毅英烈孫策入郡襲迎於高遷亭策見而偉之到

署門下賊曹時山陰宿賊黃龍羅周勃聚黨數千
人策自出討黃祖斬羅勃首還拜別部司馬授兵

數千遷揚武都尉從策攻皖又討劉勲於尋陽伐黃祖於江夏策薨權年少初統事太妃憂之引見張昭及襲等問江東可保安不襲對曰江東地勢有山川之固而討逆明府恩德在民討虜承基大小用命張昭秉衆事襲等爲爪牙比地利人和之時也萬無所憂衆皆壯其言鄱陽賊彭虎等衆數萬人襲與凌統步騭蔣欽各別分討襲所向輒破虎等望見旌旗便散走旬日盡平拜威越校尉遷偏將軍建安十三年權討黃祖祖橫兩蒙衝挾守沔口以楫間大紂繫石爲砮上有千人以弩交射

飛矢雨下軍不得前襲與凌統俱爲前部各將敢死百人人被兩鎧乘大舸船突入蒙衝襲襲身以刀斷兩紂蒙衝乃橫流大兵遂進祖便開門走兵追斬之明日大會權舉觴屬襲曰今日之會斷紂之功也曹公出濡須襲從權赴之使襲督五樓船住濡須口夜卒暴風五樓船傾覆左右散走舸乞使襲出襲怒曰受將軍任在此備賊何等委去也敢復言此者斬於是莫敢干其夜船敗襲死權改葬臨殯供給甚厚

甘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也

吳書寧本南陽人其先爲吏舉計

之遊官與家少遊氣好游俠招合輕薄少年為之

渠帥羣聚吳書曰弩負既帶鈴民間鈴聲即

知是寧吳書曰人藏舍亡命聞於郡中其出入

路注止常吳書曰人與相逢及屬城長吏接待

去或割棄以示吳書曰隆正厚者乃更吳書曰爾即放所將奪其資負於長

吏界中有所賊害作其發負至二十餘年止不攻

劫頗讀諸子乃往依劉表因居南陽不見進用後

轉托黃祖祖又以凡人畜之吳書曰寧耕僅客入百人

時諸英豪各各起兵寧觀表事勢終必無成恐一朝土

受其禍欲東入吳黃祖在夏口軍不得過乃留依祖祖

不禮之權討祖祖軍敗奔走追兵急寧以善射將兵在

殺校尉凌操祖既得免軍罷還營待寧如初祖都督

焉寧祖不用令人化誘其客客稱亡寧欲去恐不獲免

矣立不能出飛知其意乃要寧為之置酒謂曰吾薦子

就執與王孫權九乎寧曰幸甚飛曰吾欲白子為都長

事之絲招亡客并義從者得數百人於是歸吳

三蒙亦皆共薦達孫權加異同於舊臣寧陳計曰今

漢祚日微曹操彌橋終為管亥盜南荆之地山陵形

三三江川流通誠是國之西勢也寧已觀劉表慮既

不遠見子又劣非能承業傳基者也至尊當早規

之不可後操圖之圖之之計宜先取黃祖祖今年

老昏老已甚財穀並之左右欺弄務於貨利侵求

吏士吏士心怨舟船戰具頓廢不脩怠於耕農

無法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軍鼓行而西
西據楚關大勢彌廣即可漸規巴蜀權深納之張
昭時在坐難曰吳下業業若軍果行恐必致亂寧
謂昭曰國家以蕭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憂亂奚
以希慕古人乎權舉酒屬寧曰與霸今年行討如
此酒矣決以付卿卿但當勉建方略令必克祖則
卿之功何嫌張長史之言乎權遂西果禽祖盡獲其
士衆遂授寧兵屯當口吳書曰初權破祖先作兩函欲
以盛祖及蘇飛首飛令人告急
於寧寧曰飛若不言吾豈忘之權為諸將置酒寧下席叩頭
血涕交流為權言飛壽昔舊恩寧不值飛固已捐骸於溝壑
不得致命於麾下今飛罪當夷戮特從將軍乞其首領權感
其言謂曰今為君致之苦走去何寧曰飛免分裂之禍受更
其言謂曰今為君致之苦走去何寧曰飛免分裂之禍受更

正統十年谷升

十一

生之恩遂之尚必不走豈當圖亡後隨周瑜拒破曹公

於烏村攻曹仁於南郡宋拔寧建計先徑進取夷

陵往即得其城因入守之時手下有數百兵并所

新得僅滿千人曹仁乃令五六千人圍寧寧受攻

累日敵設高樓兩射城中士衆皆懼惟寧談笑自

若遣使報瑜瑜用呂蒙計帥諸將解圍後隨魯肅

鎮益陽拒關羽羽號有三萬人自擇選銳士五千

人投縣上流十餘里淺瀨云欲夜涉渡肅與諸將

議寧時有三百兵乃曰可復以五百人益吾吾往

對之保羽聞吾歎唾不敢涉水涉水即是吾禽肅

便選千兵益寧寧乃夜往羽闈之往不渡而結柴營今遂名此處為關羽瀨權嘉寧功拜西陵太守領陽新下雉兩縣後從攻皖為升城督寧手持練身緣城為吏士先卒破獲朱光計功呂蒙為最寧次之拜折衝將軍後曹公出濡須寧為前部督受勅出斫敵前營權特賜米酒衆殺寧乃料賜手下百餘人食食畢寧先以銀盃酌酒自飲兩盃乃酌與其都督都督伏不肯時持寧引白削置膝上呵謂之曰卿見知於至尊孰肯甘寧甘寧尚不惜死卿何以獨惜死乎都督見寧色厲即起拜持酒通

正德十三年谷刊 吳志一

酌兵各一銀盃至二更時銜枚出斫敵敵驚動遂

退寧益貴重增兵二千人江表傳曰曹公出濡須號步騎四十萬臨江飲馬權

率衆七萬應之使寧領三千人為前都督權密勅寧使夜入壘入營斬得數十級比軍驚駭鼓譟舉火如星寧已還入營作鼓吹稱萬歲因夜見權權喜曰足以驚駭老子否聊以觀卿臨耳即賜絹千疋刀百口權曰孟德有張遼孤有興霸足相敵也停住月餘北軍便退寧雖兇猛好

殺然開爽有計略輕財敬士能厚養健兒健兒亦

樂為用命建安二十年從攻合肥會疫疾軍旅皆

已引出唯車下虎士千餘人并呂蒙蔣欽凌統及

寧從權逍遙津北張遼覘望知之即將步騎奄至

寧引弓射敵與統等死戰寧厲聲問鼓吹何以不

作壯氣毅然權尤嘉之

吳書曰凌統怒寧殺其父操寧常備統不與相見權亦命統不

得難之嘗於呂蒙舍會酒酣統乃以刀舞寧起曰寧能雙戟舞蒙曰寧雖能未若蒙之巧也因操刀持楯以身分之後權

知統意因令寧將寧厨下兒曾有過走投呂蒙蒙恐

寧殺之故不即還後寧齋禮禮蒙母臨當與升堂

乃出樹下兒還寧寧許蒙不殺斯須還船縛置桑

樹自挽弓射殺之畢勅船人更增舸纜解衣卧船

中蒙大怒擊鼓會兵欲就船攻寧寧聞之故卧不

起蒙母徒跣出諫蒙曰至尊待汝如骨肉屬汝以

大事何有以私怒而欲攻殺甘寧寧死之日縱至

尊不問汝是為臣下非法蒙素至孝聞母言即豁

吳志十

三

然意釋自至寧船笑呼之曰興霸老母待卿食急

上寧涕泣歎歎曰負卿與蒙俱還見母歡宴竟日

寧卒權痛惜之子瓌以罪徙會稽無幾死

凌統字公績吳郡餘杭人也父操輕俠有膽氣孫

策初興每從征伐常冠軍履鋒守永平長平治山

越姦猾斂手遷破賊校尉及權統軍從討江夏入

夏口先登破其前鋒輕舟獨進中流矢死統年十

五左右多稱述者權亦以操死國事拜統別部司

馬行破賊都尉使攝父兵後從擊山賊權破保屯

先還餘麻屯萬人統與督張異等留攻圍之克日

當攻先期統與督陳勤會飲酒勤剛勇任氣因督
祭酒陵轢一坐舉罰不以其道統疾其侮慢面折
不為用勤怒詈統及其父操統流涕不答衆因罷
出勤乘酒凶悖又於道路辱統統不忍引刀斫勤
數日乃死及當攻屯統曰非死無以謝罪乃率厲
士卒身當矢石所攻一而應時披壞諸將乘之遂
大破之還自拘於軍正權壯其果毅使得以功贖
罪後權復征江夏統為前鋒與所厚健兒數千人
共乘一船常去大兵數十里行入石門斬盡其
張碩盡復船人還以白權引軍兼道陸並集時
呂蒙敗其水軍而統先搏其城於是又獲權以統
為承烈都尉與周瑜等拒破曹公於烏林遂攻曹
仁遷為校尉雖在軍旅親賢接士輕財重義有國
士之風又從破皖拜湯寇中郎將領沛相與呂蒙
等西取三郡反自益陽從往合肥為右部督時權
徹軍前部已發魏將張遼等奄至津北權使追還
前兵兵去已遠勢不相及統率親近三百人陷
扶杆權出敵已毀橋橋之屬者兩版權策馬下
統復還戰左右盡死身亦被創所殺數十人庶幾
已免乃還橋敗路絕統被甲潛行權既御船見之

驚喜統痛親近無反者悲不自勝權引袂拭之謂

曰公績亡者已矣苟使卿在何患無人吳書曰統創其權遂留統

於舟盡易其衣服其劍賴得卓氏良藥故得不死拜偏將軍倍給本兵時有薦

同郡盛暹於權者以為梗槩大節有過於統權曰

且令如統足矣後召暹夜至時統已卧聞之攝衣

出門執其手以入其愛善不害如此統以山中人

尚多壯悍可以威恩誘也權令東占且討之命勅

屬城凡統所求皆先給後聞統素愛士士亦慕焉

得精兵萬餘人過本縣步入寺門見長吏懷三版

恭敬盡禮親舊故人恩意益隆事畢當出會病

弘治三年 吳志十 十五

卒時年四十九權聞之拊牀起坐哀不能自止數

日減膳言及流涕使張承為作銘誄二子烈封年

各數歲權內養於宮愛待與諸子同賓客進見呼

示之曰此吾虎子也及八九歲令葛光教之讀書

十日一令乘馬追錄統功封烈亭侯還其故兵後

烈有罪免封復襲爵領兵孫盛曰觀孫權之養士也便

之夷殉陳武之妾請呂蒙之命育步騭之孤甲由苦志如此

之勤也是故雖令德無聞仁澤內著而能屈疆荆吳僭擬年

義者抑有由也然霸王之道期於大者遠者是以先王建德

可久體全而其功可大豈踐巢穴務邀利於當年哉語曰雖
徐盛字文嚮琅邪莒人也曹亂客居吳以勇氣聞

孫權統事以為別部司馬授兵五百人守柴桑長
拒黃祖祖子射嘗率數千人下攻盛盛時吏士不
滿二百與相拒擊傷射吏士千餘人已乃開門出
戰大破之射遂絕迹不復為寇權以為校尉蕪湖
令復討臨成南阿山賊有功從中即將督校兵曹
公出濡須從權禦之魏嘗大出橫江盛與諸將俱
赴討時乘蒙衝遇迅風船落敵岸下諸將恐懼未
有出者盛獨將兵上突斫敵敵披退走有所傷殺
風止便還權大壯之及權為魏稱藩魏使邢貞拜
權為吳王權出都亭候貞貞有驕色張昭既怒而

孫治三年

卷六十一

十六

首

盛忿憤顧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為國家
并許洛吞巴蜀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
泣橫流貞聞之謂其旅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
人者也後遷建武將軍封都亭侯領廬江太守賜
臨城縣為奉邑劉備次西陵盛攻取諸屯所向有
功曹休出洞呂盛與呂範全琮渡江拒守遭大風
船人多喪盛收餘兵與休夾江休使兵將就船攻
盛盛以少禦多敵不能克各引軍退遷安東將軍
封蕪湖侯後魏文帝大出有渡江之志盛建計從
建業築圍作薄落圍上設假樓江中浮船諸將以

為無益盛不聽固立之文帝到廣陵望園愕然彌

漫數百里而江水盛長便引軍退詔將乃伏于寶

所云疑城已注孫權傳魏氏春秋云黃武中卒子楷

襲爵領兵

潘璋字文珪東郡發干人也孫權以為陽羨長始往

隨權性博蕩嗜酒居貧好賒酤七俱家至門輒言後

豪富相還權竒愛之因使召募得百餘人遂以為

將討山賊有功署別部司馬後為吳大市刺奸盜

賊斷絕由是知名遷豫章西安長劉表在荊州民

數被寇自璋在事寇不入境比縣建昌起為賊亂

吳志二

十七

轉領建昌加武猛校尉討治惡民旬月盡平召合

遺散得八百人將還建業合肥之役張遼奄至諸

將不備陳武闖死宋謙徐盛皆披走璋身次在後

便馳進橫馬斬謙盛兵走也二人兵皆還戰權甚

壯之拜偏將軍遂領百校屯半州權征關羽璋與

朱然斷羽走道到臨沮住夾石璋部下司馬馬忠

禽羽并羽子平都督趙雲等權即分宜都至秭縣

為固陵郡拜璋為太守以威將軍封溧陽侯甘寧

卒又并其軍劉備以璋與陸遜并力拒之璋

部下斬備護軍馮習等以殺傷甚眾拜平北將軍

襄陽太守魏將夏侯尚等圍南郡分前部三萬人
作浮橋渡百里洲上諸葛瑾楊粲並會兵赴救
未知所出而魏兵日渡不絕璋曰魏勢始盛江
水又淺未可與戰便將所領到魏上流五十里
伐葦數百萬束縛作大筏欲順流放火燒敗浮
橋作筏適畢伺水長當下尚便引退璋下備陸
口權稱尊號拜右將軍璋爲人麤猛禁令肅然
好立功夫所領兵馬不過數千而其所在常如
萬人征伐止頓便立軍市他軍所無皆仰取足
然性奢泰末年彌甚服物僭擬吏兵富者或殺

取其財物數不奉法監司舉奏權惜其功而輒原
不問嘉末三年卒子平以無行徙會稽璋妻居建
業賜田宅復客五十家

丁奉字承淵廬江安豐人也少以驍勇爲小將屬
甘寧陸遜潘璋等數隨征伐戰鬪常冠軍每斬將
寨旗身被創夷稍遷偏將軍孫亮即位爲冠軍將
軍封都亭侯魏遣諸葛誕胡遵等攻東興諸葛恪
率軍拒之諸將皆曰敵聞太傅自來上岸必遁走
奉獨曰不然彼動其境內悉許洛兵大舉而來必
有成規豈虛還哉無恃敵之不至恃吾有以勝之

及恪上岸奉與將軍唐咨呂據留贊等俱從山西
上奉曰今諸軍行遲若敵據便地則難與爭鋒矣
乃辟諸軍使下道帥麾下三千人徑進時北風奉
舉帆二日至遂據徐塘天寒雪敵諸將置酒高會
奉見其前部兵少相謂曰取封侯爵賞正在今日
乃使兵解鎧著冑持短兵敵人從而笑焉不為設
備奉縱兵斫之大破敵前屯會據等至魏軍遂潰
遷滅寇將軍進封都亭侯魏將文欽來降以奉為
虎威將軍從孫峻至壽春迎之與敵追軍戰於高
亭奉跨馬持矛突入其陣中斬首數百獲其軍器

弘治三年

吳志十

下九

進封安豐侯太平二年魏大圍之遣朱異唐咨
等往救復使奉與黎斐解圍奉為先登屯於
黎漿力戰有功拜左將軍孫休即位與張布
謀欲誅孫綝布曰丁奉雖不能吏書而計略過
人能斷大事休召奉告曰綝秉國威將行不軌
欲與將軍誅之奉曰丞相兄弟友黨甚盛恐人
心不同不可卒制可因臘會有陛下兵以誅之
也休納其計因會請綝奉與張布目左右斬之
遷大將軍加左右都護永安二年假節領徐州
牧六年魏伐蜀奉率諸軍向壽春為救蜀之勢

蜀亡軍還休薨奉與丞相
馗陽興等從萬或之言
共迎立孫皓遷右大司馬
江軍師寶鼎三年皓命
奉與諸葛靚攻合肥奉與
一日大將石苞書構而問
之苞以徵還建衡元年奉
以帥眾治徐塘因攻晉
穀陽穀陽民知之引去奉
之所獲皓怒斬奉導軍
三年奉貴而有功漸以驕
或有毀之者皓追以前出
軍事徙奉家於臨川去弟
封官至後將軍先奉死

評曰凡此諸將皆江表之虎
且孫氏之所厚待也以潘
璋之不脩權能忘過記功
其保據東南宜哉類不亦
美乎

吳志一

二十

陳表將家支庶而與胄子名人
比翼齊衡拔萃出類不亦美乎

吳書

國志五十五

程黃韓蔣周陳董甘凌徐潘丁油第十

朱治朱然呂範朱桓傳第十一

國志五十六

朱治字君理丹楊故鄣人也初為縣吏後察孝廉州辟從事隨孫堅征伐中平五年拜司馬從討長沙零桂等三郡賊周勃蘇馬等有功堅表治行都尉從破董卓於陽人入洛陽表治行督軍校尉特將步騎東助徐州牧陶謙討黃巾會堅薨治扶翼策依就表術後知術政德不立乃勸策還平江東時太傅馬日磾在壽春辟治為掾遷吳郡都尉是時吳景已在丹楊而策為術攻廬江於是劉繇恐

為袁孫所并遂構嫌隙而策家門盡在州下治乃使人於曲阿迎太妃及權兄弟所以供奉輔護甚有恩紀治從錢唐欲進到吳吳郡太守許貢拒之於由拳治與戰大破之貢南就山賊嚴白虎治遂入郡領太守事策既死劉繇東定會稽權年十五治舉為孝廉後策薨治與張昭等共尊奉權建安七年權表治為九真太守行扶義將軍割婁由拳無錫毗陵為奉邑置長吏征討夷越佐定東南禽截黃巾餘類陳敗萬秉等黃武元年封毗陵侯領郡如故二年拜安國將軍金印紫綬徙封故鄣權

上將及為吳王治每進見權常親迎執版交

餐宴贈賜恩敬特隆至從行吏皆得奉贄私覲

竟異如此初權弟翊性峭急喜怒快意治數責

以道義權從兄豫章太守賁女為曹公子婦

公破荊州威震南土賁畏懼欲遣子入質治

之來往見賁為陳安危江表傳載治說賁曰破虜將

二更義士壯之討逆係世廓定六郡特以君侯骨肉至親器

三三生故表漢朝剖符大郡兼建將校仍關綜兩府榮冠宗

為遠近所瞻加討虜聰明神武係承洪業攬結英雄周濟

四軍眾日盛事業日隆雖昔肅王之在河北無以加也必

五王基應運東南故劉玄德遠布腹心求見拯救此天下

六知也前在東關道路之言云將軍有異趣良用撫然今

七豆兵傾覆漢室幼帝流離百姓元元未知所歸而中國

八百里無煙城邑空虛道殣相望士歎於外婦怨乎室

九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以此料之豈能越長江與我爭利

十自當斯時也而欲背骨肉之親違萬安之計割同氣之

十一亮狼之口為一女子改慮易

十二賁由此遂止權常歎

之自令督軍御史典屬城文書治領四縣租稅

而已然公族子弟及吳四姓多出仕郡郡吏常以

千數治率數年一遣詣王府所遣數百人每歲時

獻御權答報過厚是特丹楊深地頻有奸叛亦以

平向老思戀土風自表屯故彰鎮撫山越諸父老

故人莫不詣門治皆引進與共飲宴鄉黨以為榮

在故彰歲餘還吳黃武三年卒在郡二十一年年

十九子才素為校尉領兵既嗣父爵遷偏將軍

吳書曰才字潛美為人精敏善騎射權愛異之常侍從游戲少以父任為武衛校尉領兵隨從征伐屢有功捷本郡議者以才少處榮貴未留意於鄉黨才乃歎曰我初為將謂踴躍當身履鋒足以揚名不知鄉黨復追迹其舉措乎

其弟紀為留意於賓客輕財尚義施不才弟紀權以策

才弟紀權以策

才弟紀權以策

才弟紀權以策

才弟紀權以策

才弟紀權以策

才弟紀權以策

才弟紀權以策

才弟紀權以策

才弟紀權以策

才弟紀權以策

才弟紀權以策

才弟紀權以策

才弟紀權以策

才弟紀權以策

才弟紀權以策

才弟紀權以策

等攻江陵魏文帝自任宛為其勢援連屯圍城權遣將軍孫盛督萬人備州上立圍塢為然外款郤渡兵攻盛盛不能拒即時却退郤據州上圍守然中外斷絕權遣潘璋楊粲等解而圍不解時然城中兵多腫病堪戰者裁五千人真等起土山鑿地道立樓櫓臨城弓矢雨注將士皆失色然晏如而無恐意方厲吏士伺間隙攻破兩屯魏攻圍然元六月日禾退江陵今姚泰領兵備城北門見外兵盛城中人少穀食欲盡因與敵交通謀為內應垂發事覺然治戮泰尚等不能克乃徹攻退還由是

四十一

三九志十一

四

李

然名震於敵國改封當陽侯六年權白率眾攻石陽及至旋師潘璋斷後夜出錯亂敵追擊璋璋不能禁然即還住拒敵使前船得引極遠徐乃後發黃龍元年拜車騎將軍右護軍領兖州牧頃之以兖州在蜀分解牧職嘉禾三年權與蜀克期大舉權自向新城然與全琮各受斧鉞為左右督會吏士疾病故未攻而退赤烏五年征祖中襄陽記曰祖音如租稅之租祖中在上黃界去襄陽一百五十里魏時夷三博數兄弟三人部曲萬餘家屯此分存在中廬宜城西山陽江二谷中土地平敞宜桑麻有水陸良田魏將蒲忠胡質各將數千人志要遮險隘圖斷然後質為忠繼援時然

河東之膏腴壤謂之祖中

所督兵將先四出聞問不暇收台使將帳下見兵八百人逆掩忠戰不利質等皆退孫氏異同評曰

以景初元年正始二年再出為寇所破胡質浦忠在景初元年魏志承魏書依違不說質等為然所破而直云然退

耳吳志說赤烏五年於魏為正始三年魏將浦忠與朱然戰忠不利質等皆退按魏少帝紀及孫權傳是歲並無事

當是陳壽誤以吳嘉禾六年為赤烏五年九年復征相中魏將李興等聞

然深入率步騎六千斷然後道然夜出逆之軍以

勝反先是歸義馬茂懷姦覺誅權深忿之然臨行

上疏曰馬茂小子敢負恩養臣今奉天威事蒙克

捷欲令所獲震耀遠近方舟塞江使足可觀以解

上下之忿惟陛下識臣先言責臣後效權時抑表

四十四

吳志二

五

不出然既獻捷群臣上賀權乃舉酒作樂而出然

表曰此家前初有表孤以為難必今果如其言可

謂明於見事也遣使拜然為左大司馬右軍司然

長不盈七尺氣候分明內行脩絜其所文采惟施

軍器餘皆質素終日欽欽常在戰場臨急膽定尤

過絕人雖世無事每朝夕嚴鼓兵在營者咸行裝

就隊以此玩敵使不知所備故出輒有功諸葛瑾

子融步騭子恂雖名襲任權特復使然總為大督

又陸遜亦本功臣名將存者惟然莫與比隆寢疾二

年後漸增篤惟書為減膳夜為不寐中使醫藥口食

之物相望於道。然每遣使表疾病消息，輒召見，口自問訊，入賜酒，食出送布帛。自創業功臣疾病，權意之所鍾，呂蒙、凌統最重，然其次矣。年六十八，赤烏十二年卒。權素服舉哀，為之感慟。子績嗣。績字公緒，以父任為郎。後拜建忠都尉，叔父才卒，績領其兵，隨太常潘濬討五溪，以膽力稱。遷偏將軍，營下督領盜賊，車下持法，不傾魯王霸。注意交績，嘗至其廨，就之坐，欲與結好。績下地，住立辭而不當。然卒，績襲業，拜立魏將軍、樂鄉督。明年魏征南將軍王昶率眾攻江州，城不克而退。績與奮威將

軍諸葛融書曰：昶遠來，疲困，馬無所食，力屈而走。此天助也。今追之力少，可引兵相繼，吾欲破之於前，足下乘之於後，豈一己之功哉？宜同斷金之義。融答許績，績便引兵及水於紀南。紀南去城三十里，績先戰勝，而融不進。昶後失利，權深嘉績。盛喜，怒融。融兄大將軍恪，貴王故，融得不廢。初，績與恪融不平。及此事變為隙，益甚。建興元年，遷鎮東將軍。二年春，恪向新城，要注以并力，而留置半州，注兼其任。冬，恪融被害。績以還樂鄉，假節。太平二年，

拜樂鄉將軍，置幕於樂鄉。注以還樂鄉，假節。太平二年，

中國乘覺乃密書具結蜀使為并兼之慮蜀道石
將軍閻字將兵五千增白帝守以須績之後命永
初遷上大將軍都護督自巴立上迄西陵元興
元年就拜左大司馬初然為治行喪竟乞復本姓
權不許績以五鳳中表還為施氏建衡二年卒

呂範字子衡汝南細陽人也少為縣吏有容觀姿
籍邑人劉氏家富女美範求之女母嫌欲勿與劉
氏曰觀呂子衡寧當久貧者邪遂與之婚後避亂
壽春孫策見而異之範遂自安眠將私客百人歸
策時太妃在江都策遣範迎之徐州牧陶謙謂範

為衣氏規候諷縣掠考範範親客健兒篡取以歸
將范範與孫河常從策跋涉辛苦危難不避策亦
禮成待之每與外堂飲宴於太妃前後從策攻破
廬江還俱東渡到橫江當利破張英于麋下小丹
為湖熟領湖孰相策定秣陵曲阿收笮融劉繇餘

大軍還天遷都督江表傳曰策從容獨與範其範曰今將
軍事業日大士眾日盛範在遠聞綱紀
不整者範願勸領都督佐將軍部分之策曰子衡知軍中
大夫加手下巴有大眾立功於外豈宜復屈小職知軍中
事乎範曰不然今捨本土而託將軍者非為妻子也欲
出務猶同舟涉海一事不啻即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
也策笑無以答範出便釋構者袴褶執鞭詣閣下啓事
稱領都督策乃授傳委以眾事由是軍中肅睦威禁大行

時下邳陳瑀自號吳郡太守住海西與彊族嚴

憲交通策自將討虎別遣範與徐逸攻瑀於西

大將陳牧九州春秋曰初平三年揚州刺史陳瑀死

表術使瑀領揚州牧後術為曹公所敗於

南人叛瑀瑀拒之術走陰陵好辭以下瑀瑀不知權而

不即攻術術於維北集兵向壽春瑀懼使其弟公琰請

術術執之而又從攻祖郎於陵陽太史忠於勇里

平定拜征虜中郎將征江夏還平都陽策薨

長子吳後權復征江夏範與張昭留守曹公至

與周瑜等俱拒破之拜裨將軍領彭澤太守

志澤柴桑歷陽為奉邑劉備詣京見權範密請

備後遷平南將軍屯柴桑權討關羽過範館謂

言早從卿言無此勞也今當上取之卿為我守

東吳權破羽還都武昌拜範建威將軍封死陵侯

孫丹揚太守治建業督扶州以下至海轉以儆陽

安寧國為奉邑曹休張遼臧霸等來伐範督徐

全琮孫韶等以舟師拒休等於洞口遷前將軍

領節改封南昌侯時遭大風船人覆溺死者數千

軍拜揚州牧性好威儀州民如陸遜全琮及則

子皆脩敬虔肅不敢輕脫其居處服飾於時奢

華外勤事奉法故權悅其忠不怪其侈以表傳曰

無指於霸今子衡公苗身無古之失但其器極精

好舟嚴整耳此適足作軍容
何損於治哉告者乃不敢復言
初策使範典主財計

時年少私從有求範必關白不敢專許當時以此

見望權守陽羨長有所私用策或料覆功曹周

谷輒為傳著簿書使無譴問權臨時悅之及後統事

以範忠誠厚見信任以谷能欺更簿書不用也黃武

七年範遷大司馬印綬未下疾卒權素服舉哀遣

使者追贈印綬及還都建業權過範墓呼曰子

衡言及流涕祀以太牢

江表傳曰初權移都建業大會將相文武時謂嚴陵曰孤昔歎

魯子彭比鄧禹呂子衡方吳漢聞卿諸人未平此論今定云何

陵退席曰臣未解指趣蕭蕭範受饒衰歎過實權曰昔鄧仲

華初見光武光武時受更始使撫河北行大司馬事耳未有帝

王志也禹勸之以復漢業是禹開初議之端矣子彭英爽有

五百廿二

吳志一一

九

殊略孤始與一語便覺大計與禹相似故比之呂子衡忠篤亮直

性雖如奢然以憂公為先不人為損避衰術自歸於兄兄

作大將別願部曲故憂兄事乞為都督辨護脩整如之恪

勤與吳漢相類故方之皆有晉趣非孤私之也歟乃服

範長子先卒次子據嗣據字世議以父任為郎後

範寢疾拜副軍校尉佐領軍事範卒遷安軍中

-5 88 35 898" data-label="Text">

郎將數討山賊諸深惡劇地所擊皆破隨太常潘濬

-45 88 75 898" data-label="Text">

討五谿復有功朱然攻樊據與朱異破城外圍還

-85 88 115 898" data-label="Text">

拜偏將軍入補馬關右部督遷越騎校尉太元元年

-125 88 155 898" data-label="Text">

大風江水溢流漸淹城門權使視水獨見據使人

-165 88 195 898" data-label="Text">

取大船以備害權嘉之拜盪魏將軍權寢疾以

-205 88 235 898" data-label="Text">

據為太子右部督太子即但拜右將軍魏出東興

據赴討有功明年孫峻殺諸葛恪遷據爲驃騎將軍平西宮事五鳳二年假節與峻等襲壽春還遇魏將曹珍破之於高亭太平元年帥師侵魏未及淮聞孫峻死以從弟綝自代據大怒引軍還欲廢綝綝聞之使中書奏詔詔文欽劉纂唐咨等使目據又遣從兄慮以都下兵逆據於江都左亡勸據降魏據曰取爲叛臣遂自殺夷三族

朱栢字休穆吳郡吳人也孫權爲將軍栢給事幕府除餘姚長往遇疫癘穀食荒貴栢分部良吏隱親醫藥殮粥相繼士民感戴之遷盪寇校尉授兵

三十八十

吳志二

二千人使部伍吳會二郡鳩合遺散期年之間得萬餘人後丹楊鄱陽山賊蜂起攻沒城郭殺略長吏處處屯聚栢督領諸將周旋赴討應皆平定稍遷裨將軍封新城亭侯後代周泰爲濡須督黃武元年魏使大司馬曹仁步騎數萬向濡須仁欲以兵襲取州土僞先揚聲欲以攻羨溪栢分兵將赴羨溪旣發卒得仁進軍拒濡須七十里間相遣使追還羨溪兵兵未到而仁奄至時栢手下及所部兵在者五千人諸將業業各有懼心栢喻之曰凡兩軍交對勝負在將不在衆寡諸君聞曹仁用兵

行師孰與桓邪兵法所以稱客倍而主人半者
俱在平原無城池之守又謂士衆勇怯齊等故耳
今仁旣非智勇加其士卒甚怯又千里步涉人馬
罷困桓與諸軍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陵以
逸待勞爲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也雖曹丕自
來尚不足憂况仁等邪桓因偃旗鼓外示虛弱以
誘致仁仁果遣其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將軍常雕
督諸葛虔王雙等乘油船別襲中洲中洲者部曲
妻子所在也仁自將萬人留橐臯復爲泰等後拒
桓部兵將攻取油船或別擊雕等桓等身自拒泰
燒營而退遂梟雕生虜雙送武昌臨陣斬溺死者
千餘權嘉桓功封嘉興侯遷奮武將軍領彭城在
黃武七年鄱陽太守周魴譎誘魏大司馬曹休休
將步騎十萬至皖城以迎魴時陸遜爲元帥全琮
與桓爲左右督各督三萬人擊休休知見欺當引
軍還自負衆盛邀於一戰桓進計曰休本以親戚
見任非智勇名將也今戰必敗敗必走走當由夾
石挂車此兩道皆險阨若以萬兵柴路則彼衆可
盡而休可生虜臣請將所部以斷之若蒙天威
以休自效便可乘勝長驅進取壽春割有淮南

規許洛此萬世一時不可失也權先與陸

以為不可故計不施行黃龍元年拜桓前

青州牧假節嘉禾六年魏廬江主簿呂習請

自迎欲開門為應桓與衛將軍全琮俱以師

至事露軍當引還城外有溪水去城一里所

十餘丈深者八九尺淺者半之諸軍勒兵渡去桓

自斷後時廬江太守李膺整嚴兵騎欲湏諸軍半

渡因迫擊之及見桓節蓋在後卒不敢出其見憚

如此是時全琮為督權又令偏將軍胡綜宣傳詔

命參與軍事琮以軍出無獲議欲部分諸將有所

掩襲桓素氣高耻見部伍乃往見琮問行意感激

發怒與琮校計琮欲自解因曰上自令胡綜為督

綜意以為宜爾桓愈恚恨還乃使人呼綜綜至軍

門桓出迎之顧謂左右曰我縱手汝等各自去有

一人旁出語綜使還桓出不見綜知左右所為因

斫殺之桓佐軍進諫刺殺佐軍遂託狂發詣建業

治病權惜其功能故不罪孫盛曰書云臣無作威作福

而國桓之賊忍殆虎狼也人君且猶不可况將相乎語曰得一夫而失一國綴罪屬刑失孰大焉使子異攝

領部曲令醫視護數月復遣還中洲權自出祖送

謂曰今寇虜尚存王塗未一孤當與君共定天下欲

令君督五萬人專當一面以圖進取想君疾未

發也桓曰天授陛下聖姿當君臨四海猥重任

以除對逆臣疾當自愈吳錄曰桓奉觴曰臣當遠去

前席相進前捋鬚曰臣今日桓性護前恥為人下每臨

敵交戰節度不得自由輒嗔恚憤激然輕財貴義

兼以彊識與人一面數十年不忘部曲萬口妻子

盡識之愛養吏士瞻護六親俸祿產業皆與共分

及桓疾困舉營憂戚年六十二赤烏元年卒吏士

男女無不號慕又家無餘財權賜鹽五千斛以

喪事子異嗣

異字季文以父任除郎文士傳曰張惇子純與張嚴

據問三人才名欲試之告曰老鄙相聞饑渴甚矣大饜

迅驟為功鷹隼以輕疾為妙其為吾各賦一物然後乃坐

乃賦犬曰守則有威出則有獲韓廬宋鶴書名竹帛純賦

曰席以冬設筆為夏施揖讓而坐君子依宜異賦督曰南

之幹鐘山之銅應機命中獲隼高墉三人各後拜騎都尉

代桓領兵赤烏四年隨朱然攻魏樊城建計破立

外圍還拜偏將軍魏廬江太守文欽營住六安多

設屯砦置諸道要以招誘亡叛為邊寇害異乃身

率其手下二千人掩破欽七屯斬首數百遷揚武

將軍權與論攻戰辭對稱意權謂異從父驃騎將

軍據曰本知季文憎定見之復過所聞十三年文

欽詐降密書與異欲令自迎異表呈欽書因陳其
偽不可便迎權詔曰方今北土未一欽云欲歸命
宜且迎之若嫌其有譎者但當設計網以羅之盛
重兵以防之耳乃遣呂據督二萬人與異并力至
北界欽果不降建興元年遷鎮南將軍是歲魏遣
胡遵諸葛誕等出東興異督水軍攻浮梁壞之魏
軍大破吳書曰異又隨諸葛恪圍新城城既不拔異等皆
言宜遠還豫章龍石頭城不過數日可拔恪以書
詭異異投書於地曰不用我計而用侯
子言恪大怒立奪其兵遂廢還建業太平二年假節為
大都督救壽春圍不解還軍為孫綝所枉害吳書曰
綝要異
見將往恐陸抗止之異曰子通家人耳當何所疑乎遂
往綝使力人於坐上取之異曰我吳國忠臣有何罪乎乃
殺

計曰朱治呂範以舊臣任用朱然朱相以勇烈著
聞呂據朱異施績咸有將領之才克紹堂構若範
相之越隘得以吉終臣於據異無此之完而反罹
殃者所遇之時殊也

朱治朱然呂範朱相傳第十一

吳書

國志五十六



